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同人文选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

《同人文选》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黄俊贵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恭心 方文真(女)冯咏轩(女)

李昭醇 肖伦展 何卜吉

林庆云 莫少强 倪俊明

高炳礼 黄 宁(女)黄俊贵

詹华军 潘妙辉(女)

执行编辑：林庆云

序

1992年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为回顾本馆发展历史，展示从业同人学术研究及业务总结成果，从中借鉴工作得失的经验，了解事业发展的轨迹，以裨益后来，并作为对建馆八十周年的纪念，我们特意编辑了这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同人人文选》。

本文选文章是从曾经及正在本馆供职的同人中，每人提交一篇代表作的基础上，按学术性原则筛选出来的。同时为反映本馆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需要，也选入了某同人的非代表作，或选个别同人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以同人在馆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为限，内容以图书馆学论文为主，也选入其他专业著作，除不收文艺作品外，各类著作均不拘题材、体裁。凡文选文章都对原刊的个别文字误漏处，加以订正，而对内容观点则力求保持原貌，一般不作改动。本文选共收入60余篇文章，计40余万字，编排先按内容主题集中，同主题文章再按发表的时间前后次第。这些虽不能说已将本馆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尽备于此，但可以看出一个概貌，并可供人们思考图书馆学术研究问题起到一个佐证和参考作用。

本文选令人增强信心。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图书馆从业人员在做好各项业务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在本身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这些文章所显示的学术造诣的高低与对有关理论见解的深浅，自然是有所差异的，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某一工作领域内容，并对有关学科的研究有所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我国知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对本馆各项建设以及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的著作是一份珍贵的学术文化遗产，这里仅从其众多著述中选入两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金敏甫先生在编目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我国50年代亦有一定影响，其《试论主题目录》一文，在主题研究领域是发表较早，并引起广泛重视的成果，至今读来仍使人颇受启迪。本文选所收有多篇关于文献研究的文章，这如实地反映了

我馆重视地方文献工作的特点,其中除有杜定友先生的力作外,其余亦属值得一读之篇。近年来,许多中青年同人撰写的论文渐多,均理论联系实际,言之有物,其中还有上乘之作,已初露锋芒。这些文章不论数量、质量上都在不断提高,充分说明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本馆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足可向更高目标攀登。

本文选也发人深思。虽然这些文章作为一批成果是可喜的。但就总体而言,还未能显示出图书馆学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从文章产生的年代和论题所涉的学科分布都明显地有丰歉之别,与国家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间尚有较大距离。这说明学术研究工作还没有提到图书馆工作应有的位置上,尚未能对从业人员提出学术研究的明确要求。鉴于图书馆具有社会教育和文献信息服务的功能。而图书馆工作者自身的学术研究是提高这一功能的质量与效率的重要保证,这是值得重视,并加以改进的。就文章的整体学术水平而论,由于近20年来,本馆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某一学科带头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不够多。有的文章还停留于对现状的一般描述,严格地说,还不能算作为学术论文,有的虽具有一定学术性,但论说缺乏深度,还未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准。图书馆工作要面向国家经济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大力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只有这样,图书馆工作水平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以文献信息服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整个图书馆事业,才可能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是全体同人必须共同努力,切实行动的。

本文选是新的起点。以此为镜,既显示成绩,又发现问题,当催人奋进,不可懈怠。我们殷切期待,本馆同人脚踏实地,积极工作,潜心研究,不久将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以编献于海内外人士之前。

黄俊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1)
近代广东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罗 屏 (1)
发展中的广东公共图书馆.....	林庆云 (18)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奋斗.....	李昭醇 (31)
华侨、港澳同胞与广东图书馆事业.....	方文真 (42)
一所华侨资助兴建的图书馆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一些情况.....	杨道玲 (47)
图书馆赞歌.....	林梓宗 (50)
关于图书馆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	黄俊贵 (52)
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	庄义逊 (58)
公共图书馆在职教育初探.....	冯咏轩 (66)
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再认识.....	许燕中 (71)
省级公共图书馆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关作诚 (76)
试论如何发挥图书馆组织效应	
——也谈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王恭心 (81)
试论公共图书馆业务辅导工作的改革.....	肖伦展 (86)
图书馆职业道德培养的途径.....	张 咏 (90)
我国图书馆人员目前的需要层次新探.....	杨清华 (94)
如何理解读者工作的含义	
——与沈继武同志商榷.....	刘桑松 (97)
立足省会面向全省	
——关于省馆为生产科研服务面向全省的问题.....	何卜吉 (102)
浅论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发展的相关因素.....	黄 宁 (107)
浅论公共图书馆从事情报服务工作的问題与对策.....	李剑锋 (112)
运用系统论方法改进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	赵幼芹 (115)
情报需求的产生和影响因素.....	李宏荣、练六英 (119)
做学科技术咨询服务工作的点滴体会.....	郭艳红 (122)
省中山图书馆馆内阅览开架工作回顾.....	周国昌 (125)

读者咨询心理初探	谢 晖 (129)
图书馆采访学管窥	杨伟时 (133)
省中山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编工作质量刍议	张武耕 (138)
搞好我省原版外刊订购工作浅见	黄安国 (146)
我省开展进口原版报刊订购协调、协作工作的现状及其对策	徐华燕 (150)
我馆对外书刊交换与赠送工作回顾	毕锦豪 (153)
图书的霉害及其防治	徐位营 (155)
图书馆使用颜色书标的可行性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启用颜色书标数十年体会	叶崇韶 (157)
图书分类法的路向	杜定友 (161)
论分类主题对应的互为控制 ——《分类号——主题词对应表》TP类编辑体会	曾 铮、危稚存 (165)
对《中图法》二版修订的几点浅见	季福鑫 (172)
使用《中图法》(三版)后的图书改编工作	詹华军 (179)
试论主题目录	金敏甫 (186)
试论编制馆藏丛书子目之必要	蒙碧玉 (195)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现状及其发展	莫少强 (197)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计算机采编分系统介绍 ——兼谈联机编目	谭海华 (203)
利用“原型法”开发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尝试	叶根平 (210)
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	杜定友 (214)
伍委员智梅演说词	伍智梅 (218)
广东藏书记略	徐信符 (220)
广东图书馆目序	冯 愿 (226)
〔广州学报〕发刊词	罗香林 (227)
广东方志发展史略	李 默 (228)
广东地方志简述	方振球 (235)
《淹留》及其作者廖平子	佟德山 (240)
康有为论朱熹在中国学术源流中的地位	陈慧道、伍锡强 (246)
从《诗外》看晚年翁山	林子雄 (254)
黄荫普先生与中山图书馆	高炳礼 (259)
胡正言所刻图书简述	王贵忱、王大文 (266)
《南海康先生口说》校点刍议	王浩玉 (272)

清末之香港《有所谓报》	冯伟勋 (276)
从《那一夜》到《万年春》	
——欧阳山文学生涯简记	梁惠卿 (279)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黄兴与陈炯明	倪俊明 (285)
明季杭州登楼社考	朱 侠 (293)
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	张世泰 (305)
杜定友先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	赵 平 (312)
杜定友目录学思想探微	刘 毅 (318)
杜定友先生对检字法研究的路向	张望自 (328)
现代公共图书馆建筑模式之探索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新馆建设构思与实践评估	李昭醇 (334)

近代广东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罗屏

一、广东的藏书楼

近代图书馆事业诞生前的广东藏书，可分述如下：

(一) 书院藏书

广东书院的兴起，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的考证，南宋时不过曲江相江、英德涵晖、广州番山、禺山、惠州丰湖、琼州东坡、高要星岩等二十六所。元代新建书院只有潮州韩山等八所，连前约三十余所。至明嘉靖、万历年间大盛，公立者合计不下二百所。清初压抑书院，康、雍以后，才开书院之禁。从乾隆以迄光绪末年废书院、兴学校的二百四十七年间，又新设书院四百十一所（官立二百五十八所，私立一百五十三所）。则清末书院总数当在六百左右。

书院荟萃处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如宋、元的苍梧、封川、曲江，明代的罗浮、西樵和潮州；到清代则中心又转移到广州、肇庆了。

由于抄写、雕版困难，院舍设备简陋，那时的书院只有尊经阁、藏书楼之名，而无藏书经书之实。只有那些名重一时的，或由督抚主办的书院，其所藏经史子集、典志类书，才较为丰富。有的书院则兴修“御书楼”以贮御赐经书。

广东书院藏书总数已不可考。据悉 粤秀、端溪 两书院，面向两粤招生，为岭南最高学府。前者藏书三八六部，计一五七四册；后者藏书有九四八二册。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在首任院长梁鼎芬任内，兴建“冠冕楼”一座，藏书不下二六七二部计四三五五册，院长廖泽群编有《广雅书院藏书目》。丰湖书院在一八八四年梁鼎芬任院长时，建立“书藏”，有书一五一七七册，中多名人集部和府县志书，订有《丰湖书院藏四约》，亦编有书目（注1）。嘉应州崇实书院则仅有藏书六三〇册。

广东书院除藏书外，刊行古籍的也还有好几家。如越秀山下的三间书院中，学海堂刊书三十六种计一二五四册，订有藏书刻书章程；菊坡精舍十种计六六九册；应元书院原为举人而设，亦刊有《朱子语类》四十册。其最丰富者则为广雅书院，刊书一七八种计二〇九六册。至各府、州、县书院，也多有本地志书版片入藏。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室下令将各省、府、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至此，书院藏书就逐步转移到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去了。

(二) 私人藏书

广东私家藏书，逊于江浙，也没有“汲古”、“天一”那样的藏书名阁，但藏书家还是

不少的。有文献可考者，明清以来，仍不下七、八十人之多。这些藏书家又多是广东著名的学者或出版家，有著作或刊本流传于世。其最著者如：

明代琼州邱濬，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藏书石室；香山黄佐，嘉靖年间，曾撰修《广东通志》，其“宝书楼”旧址就在今广州北京路。此外如东莞陈琏的“万卷堂”，新会梁鬱洲的“奎翰楼”，博罗张萱的“西园”，都是较早的藏书楼。从《吼阁藏书目自序》和《翁山文外》有关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藏书的纪载，也可看出梁朝钟和屈大均两家藏书是很丰富的。

广东藏书家的鼎盛，还是从嘉庆、道光文网渐疏以后才开始的。丰顺丁日昌以封疆大吏编《持静斋书目》、顺德李文田，官至礼部侍郎，曾上书反对慈禧祝寿和修圆明园。他精于考据之学，曾主讲应元书院，其“太华楼”多藏善本。

巨商大贾也有以藏书名世的，如南海伍崇曜有《远爱楼书目》，他曾刊刻粤中罕见的文献数百种入《岭南遗书》和《粤雅堂丛书》。番禺潘仕成刊《海山仙馆丛书》，内多珍本，仙馆旧址就在今广州荔枝湾。

学海堂的两位堂长中，曾勉有“面城楼”，陈澧有“东塾书楼”，均为后人所见重。广雅书院院长梁鼎芬的“葵霜阁”，一度任广雅书局提调的王雪澄，也藏书甚富。又新会陈焯之的“薛古堂”，曾刊刻廿四史七百余册，堪称岭南胜举。

光绪年间，则以“南孔北方”为最著。广州城南的孔广陶，其“嶽雪楼”，即“三十三万卷楼”，多宋元旧刊、明清殿本。城北的方柳桥，其“碧琳琅馆”则有丛书刊行于世。

清末民初，藏书家就更多了。著名的有梅州黄遵宪的“人境庐”，南海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新会梁启超的“饮冰室”。此外南海潘明训的“宝礼堂”，东莞莫天一的“五十万卷书楼”，番禺徐绍桀的“南州书楼”，可谓鼎足而三。东莞伦哲如因拟续编《四库全书总目》，而名其楼为“续书楼”。

综上所述，广东藏书家以番禺、顺德、南海、东莞、新会为最多。这些藏书，民国后一部分流入各家图书馆，另一部分则因历经战乱，后人变卖，而散失殆尽了。

(三) 寺观藏书

广东寺观藏书，据所知，潮安开元寺现藏有御赐佛藏一部，十年动乱期间“四旧展览”时丢失数册。佛山祖庙有清刊藏经一部，七十年代已移交省中山图书馆，尚未编目。广州光孝寺亦有北藏真经一部，交由省图书馆保存。此外博罗罗浮山“酥醪观”的道同图书馆，一九三一年由道教徒众创建立案，未闻有道藏收存。

清末，北京、上海均开设有教会藏书楼。一八九五年，广州双门底有一基督教礼拜堂，其前附设一圣教书楼，乃是兴中会的活动据点。是年该教堂又在卫道边街租屋设立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阅览，管理员为兴中会会员苏复初。

(四) 其他

清代广东官府藏书，颇不足道。唯有广雅书局藏书最多。除该局自版图书外，凡广雅书院藏书复本，必送该局一部。各家刻书，该局亦经多方搜求藏贮，其藏书在清末已移交广东省图书馆(注2)。

二、1909—1950年广东图书馆事业发展综述

广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至一九五〇年广东全境解放的四十

二年间,约可划分为六个时期,兹分述如下:

(一) 创建时期(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二年)

广东图书馆事业的创建,即从以庋藏典籍为单一职能的藏书楼,过渡到以“供众阅览”为特征的多职能图书馆,是有一个演进过程的。其先如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广东组织“粤学会”,设有“书藏”,对外开放,宣传维新思想(注3)。又如梁鼎芬于宣统年间在广州榨粉街梁宅开办“梁祠图书馆”,也已订立章程,开始售券(每券铜币四枚)(注4)。

至若学校藏书楼,最早者如丰湖书院书藏,其后岭南学校、两广优级师范,高州、琼州、肇庆诸府属学堂,广州的广才、培正等中学堂的藏书楼,都对师生开放。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及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据《广东学务统计总表》载,广东无图书馆。而正式采用“图书馆”名称,并由官方主办,则是一九〇九年以后的事情。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同年发表的《预备行宪分年筹备事宜》中,又规定宣统二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至是广东提学使沈曾桐乃指派图书科科长兼广雅书局坐办冯愿,规复前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在一八八七年奏准创办的广雅书局,筹办广东图书馆(注5)。沈在当年的《广东省分年筹备专门、普通、实业等学堂预算经费列表》中又计划:宣统三年,拨款八万余两筹建“图书博物馆”。五年后,再拨款七万余两,在潮州建分馆,后因革命军起,均未实现。学务公所又曾咨请各省官书局交换图书,我省也曾将广东官书分赠江苏、湖北等八省。

宣统二年,廉州府图书馆成立。次年广州、陆丰两地奉准建馆,这就是广州市立通俗图书馆和陆丰县立通俗图书馆的前身(以上均见《广东教育官报》)。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六月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开馆。是年八月八日《广东公报》第七号刊有《广东图书馆阅览简章》规定购券入馆阅书,每星期日、二、四、五为男界阅览日,三、六为女界阅览日。周一休息。(注6)。

与此同时,清廷粤省官员曾委托驻美洲砵仑总领事梅伯显及南海县旅港商人关彦超,在海外为图书博物馆筹款。民初,广东都督又续委梅、关二人,并加委李煜堂、邓仲华为劝捐员。一九一三年六月还颁布章程,规定奖励办法凡十四等。其间已募得六万余美元,汇存香港广东银行,后该款下落不明。

一九一二年底,顺德、香山、三水、陆丰、兴宁、合浦、钦州、广州、惠州及梅县的松口等府、县已设有图书馆,连同省馆、丰湖书藏共有公共图书馆十二间(公立十一间、私立一间),另阅书报社一二七间(注7)。

关于学校图书馆,则刚由澳门迁回广州康乐村的岭南学校,由两广优级师范改组的广东高师,一八九八年创建的广州时敏学堂“开智楼”(学堂不久停办),都拥有较多藏书。

废科举兴学堂后,原省或府属的十间中学堂,两间师范学堂,三间职业学堂,十一间县属中学堂和十一间私立中学堂,民国后都已易名为中学、中师或中职(注8),连同新成立的中等学校,据省教厅统计,一九一二年全省已达四十七间(注9),已成立图书馆者有省一中、九中、四师、六师、东莞县中、培英、培正、广才等八校(注10)。小学为三一九七间,均无设立图书馆。

据上述材料,一九一二年广东省图书馆数统计如下表:

专门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学 校 图 书 馆						机团附设 图书馆	总 计
			大 学		中 学		小学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0	11	1	1	1	5	3	0	0	22	

按：根据图书馆性质，兹将其分为专门、公共、学校、机团附设四类。它如阅书报社、巡回文库、图书室等，规模不具，不在论述之列。

(二) 缓慢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

民国成立不久，龙济光督粤，此后战祸频仍，因此，图书馆事业也饱受摧残。如省馆开馆不及一年，就被迫停馆。一九二一年虽再度组成以汪精卫、杜定友为首的广东图书博物馆筹委会，且华侨捐款极为踊跃，但次年六月陈炯明作乱，捐款又归无着（注11）。又如省立七中及丰湖书藏，所有藏书，皆先后被毁于火，片纸无存。省十中藏书因避战祸，多次搬迁。梁祠图书馆及广州、新会两馆，成立不久，亦告停办。

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涤荡全国，“新图书馆运动”应时兴起（注12），有识之士，做了不少工作，从而使我省图书馆事业，得以缓慢发展。

一九一五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省馆才得于一九一七年复馆。省长杨永泰在一九一九年曾拟订《粤省扩张图书馆大纲》五条，拟令占住省馆单位迁出，扩建园林布局，加修阮元、张之洞祀祠，后以杨去职未克实现。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间，广东至少又有清远、惠阳、文昌、临高四县奉准建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间，建馆的有广州、东莞、罗定、琼山、龙川、海丰、阳江、遂溪、中山、潮安、梅县、台山、汕头、开平、顺德、揭阳、信宜、廉江、阳春、文昌等二十个县市，三十个馆，有的县已有二馆以上。规模较大的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成立于一九二一年。罗定、阳江两县馆章程规定：星期二为女子阅览日；借阅贵重图书，收铜元二枚，一般图书一枚（注13）。

我省第一个机关团体附设图书馆——省教育会图书馆也成立于一九二一年（注14）。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大体相似。高等院校到一九二四年，除高师、岭南藏书已逾万册外，光华医学院及国立法科学院两馆，也初具规模了。至于中学图书馆，则同期内增加了二十七间，即八十九所中学中，已有三十五校建馆。在五，四八四间小学中，已建馆者仅有两校即：一九一三年成立的番禺县大步乡乡立小学图书馆和一九二四年开办的广州市立第三小学儿童图书馆。

本时期我省图书馆数如下表：

专 门 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学 校 图 书 馆										机 团 附 设 图 书 馆	总 计
				大 学			中 学			小 学					
	公立	私立	共计	公立	私立	合计	公立	私立	合计	公立	私立	合计	共计		
0	39	5	44	2	2	4	18	17	35	2	0	2	41	1	86

按：以上数字是迄一九二四年底新建馆数加上旧有馆数。已停办的不计入。较前一期增加64间。

(三) 快速发展时期 (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一年)

这是我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最快的七年。我们将有关材料核对，去除明显错误，则一九三一年广东的图书馆总数已达三三一间，七年之间增加了二四五间，跃为全国之冠。

现将一九三一年广东图书馆分类统计如下表： (注15)

专 门 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机 团 图 书 馆			总 计
			普通图 书 馆			通 俗 图 书 馆			共 计	大 学 图 书 馆			中 学 图 书 馆			小 学 图 书 馆			共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小 计		公 立	私 立	共 计		
0	3	3	78	19	97	61	7	68	165	3	3	6	92	43	135	6	4	10	151	10	2	12	331	

这一时期，我省九十四县二市中，除佛冈、开建、乳源、阳山、连山、新丰、惠来、南澳、平远、蕉岭、定安、琼东、感恩、昌江等十四县外，八十县二市都已建馆。广州市第二、三通俗图书馆，新会景堂图书馆、开平司徒氏、关族等几个侨办公共图书馆就是在这时期兴办的。

学校图书馆发展也很快。高校已达九间。高师等四校已合并为国立中山大学。广州、国民两间私立大学已立案建馆。一九三一年全省中学二九三间，近半数已建馆。在一九二四五间小学中，已建馆者仅为十间(注16)。

省内已出现了国画研究会等专门图书馆。机团附设图书馆则增至十二间。

广东图书馆数，虽已名列全国榜首，但素质不够理想。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一文称：“……最近调查，全国现在图书馆约三千所……其内容空虚，设备简陋者，实占十分之九……。”广东省教育厅秘书温仲良在一九三一年也说：“盖以现时办成之公立图书馆，各县市平均约得一间，而所置书籍，不过千百册，且管理复不善，故其内容无可观……”(注17)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四) 高峰时期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广东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据一九三六年《申报年鉴》统计，到一九三五下半年，广东图书馆数，已达到六二三间。这个统计数字，后来多次为官方采用，并正式刊登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此书把学校图书馆和机团图书馆的数字互相印反了。)但这个数字是浮夸的，主要是学校图书馆数字不确。

该统计表的说明中称：“有以全省中等以上合计校数列入者(如粤、苏)……兹据教育部之学校统计，即以一省之大学、专校、中校合计校数为馆数……”“以为每一中等以上学校必应有一相当之图书馆……”(注18)不加任何调查，想当然地以中等以上学校数为图书馆数，必然夸大了学校图书馆数。又据一九三五年广州十所大专院校图书馆统计数字，藏书万册以下者五校，如夏葛医学院办院三十多年，仅藏书一，一一二册，省国医学院有医学书一，七〇〇册(注19)。又据一九三三年教育厅督学视察广州二十八间中学报告：省一中藏书最多，而二区区立中学藏书二十册最少(注20)。大专院校及广州中学尚如此简陋，他馆不问可知。

一枝一馆，绝无可能。

现根据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的《图书年鉴二编》和一九三五年十月许晚成编的《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以及一九三七年省教厅和广州市教局提供的资料，制订一九三六年广东图书馆数如下表：

专门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机团图书馆			总
			普通图书馆			通俗图书馆			共	大学图书馆			中学图书馆			小学图书馆			共					
																				公立	私立	小计	公立	
公立	私立	共计	公立	私立	小计	公立	私立	小计	计	公立	私立	小计	公立	私立	小计	公立	私立	小计	计	公立	私立	共计	计	
0	3	3	139	36	175	72	5	77	252	4	4	8	102	46	148	29	9	38	194	10	2	12	461	

(较前一时期增加数一三〇间)

这个数字较之《申报年鉴》的数字更接近事实，且广东省图书馆总数仍为全国之冠。

由此可见，在本期内，公共图书馆比前一时期增加八十七间。

该年全省中学三三三校，有图书馆一四八间；小学二四，四六三校，有图书馆三十八间；大专图书馆增至八间。学校图书馆较前一时期增加四十三间，是可信的(注21)。

其间应该提到的重大事件是：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公立仲元图书馆开馆。省馆第二次停办。丰湖书藏改组为丰湖图书馆。全省尚有佛冈、新丰、惠来、南澳、平远、定安、感恩、昌江及一九三六年新成立的乐东、白沙、保亭共十一县尚未建馆。

(五) 抗战中发展低潮时期(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五年)

抗战爆发后一年，广州沦陷，当局应变失策，图书馆虽欲大量抢运图书已难办到，部分馆仓促内迁(注22)。在此前后，潮、惠、珠江三角洲、南路、海南、曲江等三十余县二市及二管理局又先后失守，敌占区约占省城三分之一。这些地方图书馆多被洗劫，因之停办(注23)。

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共图书馆，虽省馆于一九四一年秋在粤北复馆，但县馆或因停办，或奉命并入民众教育馆而大幅度减少。据《国民政府年鉴》、《中华年鉴》、《广东年鉴》提供的数字，一九四〇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只有八九四所(注24)，广东为八十所(省馆一所，在复馆中。县市馆六十四所、私立馆十五所)(注25)。后因战局恶化，到胜利复员时，只剩下三十三所了(注26)。

至于大专院校，除光华医学院于广州陷落后迁港停办外，其余全部迁往粤北，或先迁港、澳后又北迁。新成立的工专、艺专、南方商专及南华、中华文化两学院，都是在内地创建的。当时大专院校共十一所，附有图书馆者不过八校，而且藏书都急骤减少。

我省的三百多所中学，据一九四二年的《广东省中等学校一览》载称，到一九四一年已减为二二一校，分布在敌踪未到的七十六县。其中梅县一县就集中了二十二校。以次分别为台山十三校、茂名九校、曲江、罗定、揭阳、合浦各七校，化州六校，大埔、五华、潮阳各五校。内地成了战时的教育中心，除新办及内迁者外，原有学校，特别是二十六所国立、省立中学，并未迁移，亦未近敌占区，其图书馆应完整无损。因此估计广东战时的中学图书馆不

会少于五十间，较之上一时期减少了近百间。一九四五年春，粤北沦陷，中学图书馆又减为四十间。

小学图书馆及专门图书馆荡然无存。机团图书馆只有“省政府图书室”，规模之小，不足以称馆。

抗战时期广东图书馆数估算如下表：

年度	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	机团图书馆	总计
		大学	中学	小学	共计			
1940	80	8	50	0	58	0	0	138
1945	33	8	40	0	48	0	0	81

战时敌军对我省图书馆洗劫掠夺，不遗余力。以广州而论，中大、市中山、仲元、教育会、通俗、省一中等图书馆藏书，被洗劫一空，其他各馆，亦难苟全。广州大学抢救出藏书数万，迁校中散失殆尽，残册数千，亦被日军穷追至仁化焚毁。中山大学抢运云南之藏书途中又损失一部，战后仅部分追回。岭大寄存香港的善本，包括《大清实录》及方志，亦损失无遗。汕头市立图书馆及该市四小图书馆被炸全毁。一九四四年省图书馆避敌转移，船被炸沉，伤二人，损失书刊近两万册。

(六) 复员后由回升到解放接收时期（一九四六年——一九五〇年）

日本投降后，省教厅接收了伪广东大学和中等学校二十一校，社教机关七所（包括伪省、市图书馆各一所），图书一〇四，八三七册，并改组私立中学三所（注27）。又从日本南支派遣军图书馆、粤兴公司化学工艺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取得图书一批。随后中山大学与省、市馆合组成“图书联合办事处”，负责三馆图书的接收、查找、清理和交换工作。原寄存港、澳及日军拟偷运回国的大批珍贵图书，亦大部找回。

各馆复员之初，馆址多被军政机关进占，汪伪大员藏书，亦为权贵所霸占，图书散失，遍于街头，接收之困难，图书之损失亦可想见（注28）。

复员后广东图书馆馆数，又有回升，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提供的一九四七年数字如下表：

地区 \ 馆别	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	机团图书馆	总计
	单设图书馆	民教馆图书馆	合计				
全国	418	716	1134	1492	0	76	2702
广东	44	44	88	4	0	3	95
广州	2	0	2	7	0	0	9
省市合计	46	44	90	11	0	3	104

按：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同直属行政院，故省、市分别统计。

年鉴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据教育厅长姚宝猷称，全省公共图书馆胜利后由三十三所恢

复为五十四所，一九四六年再增为八十五所(注29)。至一九四八年，包括新成立的揭阳私立光夏图书馆和茂名私立秀川图书馆在内，已增为九十五所(注30)，加广州二所，共为九十七所，较《年鉴》多七所。

另据统计，由于珠海大学、海南农专等校的兴办，一九四九年全省大专院校已达二十三校(广州十九、海南二、汕头、高要各一)，其中图书馆已具规模者十一校。

同期全省中等学校为六二三校，小学二八,〇八〇校，都超过了战前水平(注31)，而学校图书馆仅十一所，则除去大专院校馆，中小学一所图书馆也没有，这一数字显然有误。根据有关资料推算，中小学图书馆已有回升，即中学馆由战争结束时的四十间恢复为百间左右，小学馆也重建了十间左右。

因此一九四七年全省图书馆总数应为二二一间，而非一〇四间，已接近一九三一年水平。

解放前夕，官方一夕数惊，统计数字阙如。但由于解放战争迅速推进，广东没有遭受太大战火损失和人为破坏，而党的政策又是保护文教事业的，所以大军所至，学校迅速复课，图书馆亦同时恢复。惟公共图书馆多自动停馆，图书星散。据《广东图书馆事业十年》说，解放初，广东仅接收公共图书馆五间(省馆一、市县馆三、侨办馆一)。无怪乎解放后我省各县市图书馆都是另起炉灶，白手成家。本时期广东无专门图书馆，机团图书馆仍为三间。

下面是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图书馆总数估算数字，可以看出，解放接管时，我省图书馆总数已下降为一二九间。

年代	公共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	机团图书馆	总计
		大学	中学	小学	合计			
1947	97	11	100	10	121	0	3	221
1949	5	11	100	10	121	0	3	129

(七) 小结

四十一年来，广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在一九三七年高峰期的四六一所图书馆中，若以地区分布而论，则以广州地区为最多，计一九八所，其次则肇庆地区四十五所，海南地区四十三所，潮汕地区四十所，湛江地区三十九所，惠阳地区三十七所，梅县地区二十五所，韶关地区二十三所，钦廉地区十一所。

2. 私立馆的百分比相当大。四六一馆中，有私立馆一〇五所，占总馆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广州六大高校图书馆中，半数是私立的。

3. 侨办馆也颇突出，几个较有名气的馆如广州市中山、新会景堂、开平司徒氏、关族等，都是华侨集资兴办的。

4. 在旧社会，图书馆的创办和能够支持下来是相当艰苦的。第一，没有固定财源，全靠当局指定的学田、赌税、花捐、烟款，或是靠商家筹款。税捐筹不到，就只好欠薪或停办。好容易领得几个钱，还免不了被克扣挪用，其次，通货贬值，钱不值钱。如一九四六年省馆月经费四万元，购书费分得一万六千，只够买三份报纸，此话绝非虚言。第三，馆舍动

辄被机关部队占用，久不归还。

三、近代广东各类图书馆分述

(一) 公共图书馆

在我省的二五二所公共图书馆中，藏书在十万册以上的，只有省馆和广州市馆。藏书四至五万册的有广州仲元、新会景堂、惠阳丰湖三馆。藏书二至三万册的五馆：南海九江、东莞博物图书、兴宁私立载璋、梅县公立泮香民教馆以及汕头市馆。藏书一至二万册的凡十三馆：广州市立民教馆和市一通俗馆；台山、琼山两县民教馆；顺德、仁化、潮安、合浦四县馆；阳江孝则、防城谦受两私立馆；兴宁简易民教馆；梅县私立溪南馆和信宜礼充通俗图书馆，其他二二九馆藏书都在万册以下。

当时省教厅秘书温仲良对全省图书馆事业作如下评价：“南路方面以合浦县立图书馆为办理妥善，西路如顺德、台山之县立图书馆，东路如潮安之县立图书馆，藏书均在一万册以上。琼州所属以文昌县立通俗图书馆藏书为多，谓有八千余册。北路各馆藏书最少”（注32）。

本节仅对几个历史悠久，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公共图书馆，作简要介绍。省馆和广州市馆，将另文叙述。

1. 公立仲元图书馆

粤军师长邓铿，字仲元，一九二二年遇刺身亡。越五年，李济深提议建纪念图书馆，即以邓字命名，经国民党当局通过，以梁漱溟、李济深、陈铭枢、金曾澄、许崇清等为筹委，张肇崧（景斋）为常委兼总务主任，募得捐款二十余万，先选广州中央公园旧巡抚衙门，后改应元宫旁，最后定以越秀山旧越王台故地为馆址，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奠基，拆旧抚署砖十万余块，动工兴建。一九三一年竣工，建筑费十六万余元，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邓铿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开幕。馆舍仿北京文华殿建筑，用琉璃瓦、汉白玉石造成，楼凡三层，颇为壮观，后交省教育厅接管，即以张为馆长。同年改董事会制。年经费九，一二〇元，馆员六人。藏有旧书三万册，新书一万册，地图千幅，入馆须纳铜币四枚。广州沦陷，书物荡然。抗战结束后广东艺专以为校址，现为广州市美术馆（注33）。

2. 景堂图书馆

新会旅港巨商冯平山，为纪念其亡父冯景唐，独资在新会仁寿路建楼房二座，前铸冯景堂铜像，命名为“冯氏景唐图书馆”。该馆一九二二年四月兴工，建筑费六万余元，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开馆。该馆常年经费四千至七千元不等，由香港冯氏教育董事会以五万元为基金，取息办馆。三十年代馆长为冯秉华，主任李仪可，馆员、干事六人。藏书增长较快，一九二六年一万二千余册，一九二七年增至一万六千册，一九三四年已达四二，一四三册。有借书、报刊、儿童三室，座位百余，读者月近万人次。用四库分类法及杜定友分类法。曾编印该馆概况、指南、书目及儿童阅览指导书多种。管理颇合法度。

抗战爆发后，该馆古籍赶运香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新会陷敌，馆舍被汪伪警察所占用，损失不小。遂迁移至七区双水东凌冲和六区罗坑乡两地设分馆继续开放。香港陷敌，经费中断，于一九四三年停馆，图书星散。光复后，国民党县府进驻，一九四八年才迁出，得以复馆。解放后冯秉芬氏继续拨款办馆，以迄“文革”时停办。一九七九年一月恢复原馆名，由县府拨付经费，属于县馆（注34）。